

德云社来了，海派文化在竞争中更添活力了？

◆ 邵永平

德云社入驻上海，显然是城中热事。这几日，亲友及曲艺同仁也纷纷热议。言谈之中，不乏对海派滑稽现状的关心：有人担心滑稽界的新作并不闪耀；有人吐槽演员有时弃守舞台，更专注其他方式的传播。当然，创新与探索也一直都有，并受到各方鼓励。但那些关心的声音，是上海观众发自内心的期待。爱之切，责之深。我们在业内也要未雨绸缪，先行自省——吃哪行饭，操哪行心，做强作品、守好本行才是立身之本。上海这片土壤，从不排斥外来竞争者，而是能够兼容并蓄，以期共同生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滑稽泰斗杨华生先生曾撰文《滑稽界要居安思危！》，振聋发聩。我当即

以系列文章呼应，引发了一些业界关注。如今回望当时，已然证明，杨老当年的判断，实有远虑，是未雨绸缪。对于德云社演出落户虹口，成为上海一个火热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保持平常心。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上海文化也理应有足够开放的心态。

历史上，上海艺坛底气十足：京剧有梅兰芳、周信芳；昆曲有俞振飞；越剧有袁雪芬、尹桂芳、徐玉兰、王文娟；淮剧有筱文艳；滑稽有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评弹有蒋月泉、张鉴庭、徐丽仙……名家云集，流派纷呈，从不怕“踢馆撞缸”，故而有“海派”的气质品相。任何角儿，必到上海滩这个大码头过招、经上海

市场检验，方能真正成“腕”。只有贴近百姓、广受欢迎，才能传得开、留得住。当然一门语言艺术的存在与存活，必须秉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法则，同时不断自我提高与精进。

当下上海，外来人口汇聚、方言生态多元，语言传承更需主动营造环境，留住海派滑稽的根。

德云社入沪，一时成为城中热事，这是市场的选择，也是文化的交流。真正的自信，不是排外，而是交流吸收、自立自强；真正的传承，也不是守旧，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愿海派滑稽在与北方相声的交流互鉴中，进一步提高进步，重回创作，以新人、新作、新笑声，不负城市，不负观众。



英伦老牌名团的『年轻心跳』

英国BBC交响乐团成为今年上海之春首场演出

◆ 茅亦铭

创办于1930年的英国BBC交响乐团，即将在四年后迎来它的百年团庆。时隔近七年，乐团再度启程访华，以纪念首次来华演出四十五周年，同时也为造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演二十周年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也是上海之春新增延展期的首场演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率团到访的正是与乐团携手走过十三载、现任首席指挥萨卡里·奥拉莫，这位深耕乐团多年的指挥家，曾屡次斩获诸多古典音乐大奖。

当晚的BBC交响乐团上海音乐会，堪称一次音乐空间的“时空穿梭”：听众既穿越回19世纪的自然诗意（门德尔松《赫布里底群岛序曲》），也直面20世纪的音乐创新与冲突（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作为伦敦逍遥音乐节的东道主乐团，BBC交响乐团自带一种让观众卸下负担的松弛亲和力，同时，其精准细腻、富有张力的演奏水准又绝不容小觑。首席指挥萨卡里·奥拉莫以敏锐的乐感与精确的掌控力，展现了乐团在现代与传统作品间游刃有余的高超技艺。

音乐会以当代英国作曲家朱迪思·韦尔的作品《甘雨时至》拉开序幕。这位作曲家于2014至2024年间担任英国国王音乐总监，也是该职位首位女性担任者。尽管对国内爱乐者而言，《甘雨时至》尚属陌生，但其音乐接纳度极高——单乐章结构内，容纳了丰富的叙事层次。韦尔运用全音阶和声营造出朦胧光晕，碎片在光辉中逐步凝聚成形，与有节奏的动人乐句相呼应，创造出近乎狂喜的情绪，音乐在秩序的瓦解与重建中循环往复。此次乐团在奥拉莫的指挥下，展现了极高的合奏精度。尤其在门德尔松《赫布里底群岛序曲》中，对汹涌海浪的描绘与宁静山谷的抒情处理，既保留了德奥交响传统的深度，

又注入了现代演绎的鲜活。

法国当红钢琴家贝特朗·夏玛尤的演奏则是当晚另一大亮点。他的风格兼具细腻音色与强烈张力，充满丰富的音乐想象力，既能演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又能挑战20世纪的复杂性或多变性。在与乐团合作圣-桑《第五钢琴协奏曲》时，夏玛尤的处理既保留了作曲家对自然原声的细腻感知，又注入了个人的热情与力量。他在钢琴独奏段落中展现出极高的技术难度。颇具巧合的是，2019年夏玛尤正是凭借相关专辑斩获当年留声机奖“年度最佳唱片”及“协奏曲类”大奖。令人感到惊喜的是，夏玛尤返场特别加演了另一位法国作曲家福雷的名作《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这部作品已经许久未在现场聆听，倍感亲切和温暖。

本场音乐会的高潮，无疑归于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1945年版）》。相较于1919年版或原始的1910年版，1945年版更加简约、节奏更快。在BBC交响乐团的演绎下，这部作品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感。乐团展现了惊人的节奏爆发力，弦乐的顿弓充满棱角，铜管的咆哮极具侵略性，打击乐的敲击精准而锋利，营造出一种原始、狂野且略带邪恶的力量感。管弦乐的色彩处理极具画面感，钢琴虽非主角，但与管弦乐的互动张力十足，精准展现了奥拉莫对音乐节拍的掌控力与感染力。辉煌的铜管声部展现出典型的“英国声”——圆润而不刺耳，明亮且富有光泽。竖琴的滑奏与弦乐的铺陈层层递进，最终将音乐推向凯旋般的结尾。

从德奥的静谧山海，到法兰西的异国情调，再到20世纪原始力量的喷薄——这场音乐会以极富野心的曲目编排，见证了BBC交响乐团横跨古典与现代的深厚功力。值此访华四十五周年、访沪二十周年之际，这支历久弥新的英伦名团不仅为上海观众打开了一条穿梭时空的音河流脉，更在这个春天，留下了一场关于狂想与奇幻的双重邂逅，令人回味无穷。

更多普通人的创作等待着被世界发现

有感“保姆”薇薇安·迈尔上海摄影展作品

◆ 徐佳和

美国已故摄影师、“保姆”薇薇安·迈尔的大型个展“未见之作”日前在上海开幕。

2009年，当薇薇安·迈尔在芝加哥一家养老院悄然离世时，没有人意识到一位摄影大师正在告别这个世界。她生前做过四十多年保姆，照看过无数孩子，也拍摄过超过十五万张底片——但这些底片大多从未冲洗，更不曾示人。直到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些尘封的影像重见天日，世界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一名普通保姆的目光，竟能如此深刻地改写我们对摄影的理解。

薇薇安·迈尔没有经过系统的摄影训练，没有任何艺术圈的资源与人脉。她的摄影行为完全是一种私人实践：在照看孩子的间隙，在买菜的路上，在周末的闲逛中，她脖子上挂着那台禄来双反相机，悄无声息地按下快门。这种创作方式的纯粹性，构成了对“何为艺术家”这一问题的叩问。

迈尔的镜头始终对准城市街头。翻阅她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她镜头中的人物很少露出笑容。迈尔似乎特别关注那些同样处于边缘位置的人：少数族裔、穷困者、街头艺人、独自出行的女性。这种关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共情——因为她自己也是这群体中的一员。作为法国移民后裔，迈尔在美国始终带着某种“外来者”的身份印记。她寄居在雇主家中，与孩子建立起亲密



关系，却始终保持着距离感。这种既置身其中又抽身其外的位置，恰好赋予了她一种独特的观看视角。

在迈尔的大量作品中，自拍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她借助商店橱窗的反射、电梯间的镜子、汽车的后视镜，反复拍摄自己戴着帽子的身影。这些自拍不同于我们今天熟悉的“自拍”——不是为了展示、分享或获取认同，而更像是一种自我确认的方式。当我们在上海的展厅中凝视她的自拍像，我们或许能够领悟到，她为我们留下的一个永恒追问：在那些未被看见的角落里，还有多少普通人的创作，正等待着被世界发现？

迈尔的创作在当代语境下显得尤为珍贵。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创作与发表几乎成为一体：写一篇文章、拍一张照片，随之而来的念头往往是如何发布、如何获得反馈、如何积累关注。而迈尔

的“只拍不发表”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对照——她告诉我们，创作可以不为了被看见，可以仅仅是自身存在的延伸。

但这并不意味着迈尔对摄影缺乏追求。恰恰相反，她对技术的掌握、对瞬间的敏感、对构图的推敲，都显示出持续的精进与探索。迈尔去世后，作品进入顶级美术馆，价格在拍卖市场飙升。这便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那些藏有她的底片的箱子最终被当作垃圾处理，这些影像的价值就真的不存在吗？

艺术史的叙事往往依赖一套复杂的筛选机制：画廊、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共同决定了哪些作品值得进入历史。迈尔的特殊性在于，她完全游离于这套机制之外。但当她的作品最终被发现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她的影像本身就具备足够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需要艺术圈的认证，不需要展览的加持，不需要市场的确认。迈尔留下的最重要启示：艺术不在生活之外，它就藏在那些我们每天经过却未曾真正看见的角落里。